

(香港) 黄碧云等著



当代女性文学书系

呕 吐

女性生存文学

编选 文浩华
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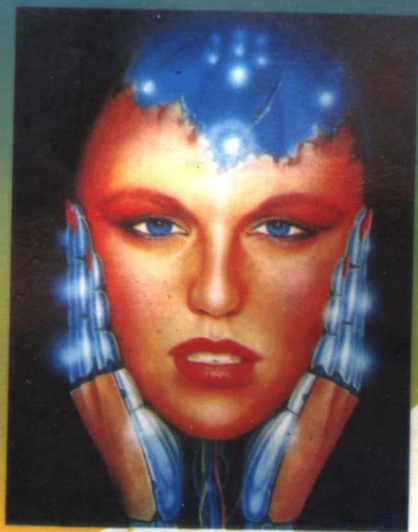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编 蓝棣之

献给95世界妇女大会



中国妇女人才协会总策划



ISBN7-5313-1176-3/I.1055

全套定价：150.00（共12册）单册定价：12.50元



当代女性文学书系 蓝棣之 主编
港台女性主义作品选 文洁华/曹拔 编选

呕 吐

（女性生存文学）

（香港）黄碧云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呕 吐

(香港)黄碧云 等著
(当代女性文学书系)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新华书店经销

铁道部十八局一处印刷厂印刷

字数:230 千字 开本 787×1029 1/32 印张:13.975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责任编辑:任宁 封面设计:志沙

责任校对:邵力

ISBN7—5313—1176—3/I·1055

全套定价:150.00 元(12 册) 单册定价:12.50 元

主 编 总 序

蓝棣之

我们从异常丰富和让人眼花缭乱的女性创作中,经过反复比较、讨论和挑选,编成了这套十本的女性文学书系。选入的作品或理论,都有这样二个限制:第一,都是女作家的创作,都出自女性之手;第二,都得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用女性话语来思考自己,并说历史。

我们的目的有二个:一是发展和总结当代女性文学创作,推动广大女性认识自己,思考本身所面监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从历史的发展看,女性文学创作有特殊的不可低估的价值。正如一些女性主义的批评家所阐述的,在两千年的历史中,男性拥有话语权,男性语主要操纵了整个语义系统,男性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因之也便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女性形象是按男人想象或愿望中塑造的,女性角色、地位与本质完全男性操纵、决定、解说。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甚至认为。父系社会对女性符号化的过程,就是广大女性逐渐被贬抑、抽空的利用、剥剥的斗争史。由于男性话语的的强大,在两千年的文明史上,女性处于文化的边缘,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只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

匿、掩盖和抹煞的东西，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词和自我欺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一批又一批的女性，以蓬勃的英姿，崛起于当代文坛，逐步寻找和建立女性文学话语。现在，女性开始由自己来陈述自己了，她们创造了更真实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角色。她们认为，女性话语需要说明也能够说明的东西，并不只是“什么是女人”，而是男人以及男人一贯主宰的历史；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

当代的女性文学创作，在语言、形象、题材、情节象征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我们编选的这十本书里，可以看到女性独特的性别经验、性别意识、性别心理、性别审美的鲜明反映，女性视点、女性意义世界、女性个体体验、女性审美自由、女性特有的体悟和艺术风格，都在这里获得充分的体现。透过这些作品，可以深深感受到当代女性所特有的感情、心态、情欲、隐秘、经验、命运、困境、愿望、忏悔和追求。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弥补了当代男性创作的盲区，揭示历史的和现实中女性的隐秘经验，在体认女性内在世界本身时消除了男性旁观者原隔膜，写出了只有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于女性意识的深层，避免了男作家描写女性形象时理想化、圣洁化中所包含的男性趣味。同时，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指出，女性的本质不是僵化不变的，需要经常重新界定；文本的意义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关，得通过我们今天对历史、性别和意义的建构的话语来理解。自然，我们从当代女性创作中，也看到了这种对于女性本质的不断重新界定，以及女性批评中看到对于女性创作的历史的和具体理解。

现代女性的处境、命运和心态是惹人注目的。法国女作家

波伏娃早就用长篇累牍的文字写了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然而她说女性是“形成”的,是由人类化的整体产生出来的,是可以改变的。她分析了女性寻乐闲散、自我陶醉等缺点,她说正是诸如此类的原因使得女性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波伏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形成”女性社会环境和文化教育、风俗,她说女人的生命是富于戏剧性的,其原因在于注重自己的重要性,反而对周围的环境和环境给她们的压力漠然不觉。对于女性的命运问题,波伏娃关注和着重的是自由,而不是传统或通常所注重的快乐。恰恰相反,她认为寻求快乐和依赖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自身原因。波伏娃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地位才不会低于男性、有朝一日,女性被允许为她们的利益去抓住自由独立的机会。波伏娃的结论是: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是人类间最自然、直接和相互需要的关系,一切在于男女能共同去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获得最高的胜利,而且通过他们不能达到平等的自然相异之处,去加强证实彼此的手足之亲。

波伏娃阐述以上见解的著作《第二性——女人》,被尊为西方女性的“圣经”。可以说从那时开始,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在七、八十年代成为声势喧赫的社会思潮,甚至许多男人也曾经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而奋斗。然而,据最近的报道,在西方世界,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又日趋紧张起来,男人性们大量阅读敌视女人的书,踊跃参加“男性训练班”,出版诸如《谁解放男人》之类的著作,称男人被妇女解放运动出卖了,要求重新恢复“古典传统观念”;男女对峙形势严重,美国《时代》杂志称之为“新型性别之战”。男人给女人定的“罪状”据概括有五个方面:过分追求全面幸福,性欲要

求过高,无处不与男人争夺功名利禄,用“情绪病”对男人进行讹诈,从历史上看到处酿造祸端。西方这种“阴阳重开战”的情形,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复活呢,还是男性在调整其历史关系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暂时危机呢,抑或是反映出一些更本质更深刻的人类结构自身的矛盾,甚至是否纯粹是新闻报刊的心血来潮、兴风作浪、夸大其辞呢?人们还得拭目以待。

然而,无论西方的情况如何,中国的情况是,我们很容易听到诸如女性的危机,女性的悲剧,女性的困境等等说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赋予女性以自由和独立。女性自然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同时也就包含着更多的挑战,甚至是伤害。我们不难看到,在一些女性的世界中,水雷般地布满了金钱与性,却丝毫没精神上或道德上的向往。由于经济猛烈发展与文化艺术萎缩的双重冲击,男人们都竞相甚盲目地以拼命挣钱为生命的目标和寄托,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求感情,会变得更加困难,“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古代戏剧将会更多的当代演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编选了这套书系,献给当代女性,希望能够加深她们对于命运与处境的思考,希望能够加强她们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希望有助于提高广大女性的精神文化素质和迎接挑战的能力。

从新时期开始,女作家的创作就来势猛烈,有如万紫千红进军来。然而,我们编选的这套书系,侧重近几年更新的一代女作家的创作,侧重中青年,我们希望对于女性的优秀创作有所发掘,对于读者不要太熟。过去,有一些女作家的创作可以说是“中性”的,那是时代与环境因素形成的。女性作家的转型,转向有更多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色彩,1988年迄今的女性创作,并且为了覆盖面更广一些,涵盖内容更多一些,除了选

入中篇小说之处，尽可能不要遗漏了短篇的佳构。

这套女性文学书系之所以用十本的结构框架，是为了对于女性创作与理论作一个全面的、不遗漏的检阅，其中小说4卷：《最后的停泊地》（女性生存小说选），《永远坦露的隐秘》（女性性爱小说选），《欲望的游戏》（女性调侃小说选），《一种记忆与一种心情》（女性生存小说选），散文学1卷：《无边的忧郁》诗选1卷：《遥远的受孕光芒》，报告纪实文学选1卷：《夏娃的现代传说》，台港女性主义作品选1卷：《我是这样一个女性》，作为当代女性创作背景和渊源的“五四”以来女性作品选1卷：《说有这么一回事》。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文选1卷：《生命的束缚与反叛》。

经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这套女性文学书系终于编定了，我的心情是轻和高兴的。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被选入本书的作者们的大力支持，在这些作品里凝结着她们的精神和心血，相信她们的作品读者会喜欢；同时，我也要感谢与我合作，给予我支持，共同编好这套书系的几位年轻朋友，他（她）们是：贺绍俊（《文艺报》记者部副主任），王绯（《文学评论》当代文学栏编辑），韩小蕙（《光明日报》散文版编辑），方宁（《文艺研究》现当代文学栏编辑），杨葵（作家出版社小说室编辑）小青（北京中大图书公司人文社科图书编辑）李郁（中国工运学院文化系教授）等尤其要特别感谢香港文学者、电台节目主持人哲学博士文洁华（香港浸会学院讲师）和比数文学博士曹拔（信能语文校外校讲师）。娄芳是一位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家，也是一位日渐成熟的多产作家，她任本书系的责任编辑，是我很高兴的，她的信任、约请和支持，我自然十分感谢！

最后,我们愿意,谨以此书系献给将于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

• 1993、5、18 京西花园村

我是这样的一个女性(编者序)

文洁华/曹拔

承蓝棣之兄所托,编选一本港台女作家创作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心情自是万分兴奋与战兢的。高兴是因为极之乐意把港台的中国新一代女性作家介绍给国内读者,让大家了解认识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下生活,同样运用中国语文写作的女性,她们的存在经验是怎样的;战兢则是在有关方面的阅历不深,生怕以偏概全,难以面对遗漏了的精采作家与作品。这项工作便犹如打开一道窄小的窗户,以满足国内广大读者对港台女性创作的好奇。我们让一道刚蕴酿形成的飓风卷进屋里来,在面向疾风之际,要小心翼翼决定窗户开放的角度,同时期望在天朗气清的时候,窗门可以大开,那时便可以互相观赏室内和户外的风景,让空气流通。

长久以来,有关女性问题的讨论均环绕着传统的父权文化。对女性主义者而言,父权意指妇女以男性的利益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及在其中形成的两性权力关系。由客观经济上基于性别而出现的社会分工到主观内在化了的种种女性意识(规范),都实在地影响着在其中运作的妇女经验与行为。父权社会流行着各种基本假设:例如认为妇女先天地(生理与心理)与男人有别,适合担当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们把整生的精力与优位付诸(一个)男人及家庭是理所当然的等等。港台社会自然亦各自涵有对女性之种种假设。

大多数女性主义文艺批评者皆认为文艺乃社会环境的产物及反映,透过对女性作品的本文解释及审视女性创作的条件与限制,能对有关的社会及文化网络有所认识,于是研究女性主义文艺的工作便包括:

(一)寻找及研究被忽略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

(二)搜索及标示独特的妇女文艺传统;

(三)检讨父权社会在学院和主导文化等方面对女性作者的种种限制:即对所谓作者(名家),范本(名作),文体的定义和要求,如何皆以男性兴趣为中心者。

我们的编选工作便是以上述的方向为蓝本,因而选拔的女性作者不尽是港台商业文化中的普及作家,也不一定是主流(父权)文化中被公认或接纳的名作者,而是以女性作为思索或反省对象来创作的女性以及她们所孕育的另类女性文艺传统。这批作品或正面或负面地展现了在物质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得失、忧虑、挣扎、顽强求存或软弱地寻找身份的过程。所谓负面的表现是指女性作者仍然不自觉地作品中蕴涵了大量对父权价值的吸收,对女性的生存价值还在强化了父权文化的女性典型,但间歇地又着意加以排斥;而正面的表现则包括对父权意识限制妇女提出鲜明的揭示及反抗。作品中女性人物亦持有各种正面及负面的反应模式。港台社会当然有自力更生的娜拉,但女性亦有消极地自我毁灭、流放、抽离或转而毁灭他人的报复行为。

法国前辈女性主义者西蒙·迪·波娃曾经指出,由于传统妇女不能与世界保持距离,终日在家务中庸碌渡日,以致不能与身处之(父权)社会抗衡,进行尖锐的批评,是故过去的妇女作品虽有细腻敏锐的魅力,还不过是刺绣式的手工艺品而已;

但显然这样的描述并不符合于本书所选取的港台女性作品。这批女性作者生活于现代商业的大都会，有着充分的教育与就业机会，能摸着世界资讯流通的按钮，在中西和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下能独立地思索，并批判周遭的社会境况，甚至在亲密的男女关系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身份。无可避免，她们的作品展现了港台社会各自独特的文化场境，还有对女性不同的造就与吞噬，但共同之处是：假如她们对身处之大都会掉以轻心，便得随时屈缩躲藏于内心的暗巷。

西方女性文艺批评从不同的模式关注女性文学的文本，包括：生理，心理分析，语言与文化。我们亦特别留意选编之作品有否具有相关的特徵，其中包括：

- (一) 女性对自己身体或物理/社交空间的认知及选用；
- (二) 女性通过语言或其他表现而完成自我存在的模式；
- (三) 男人‘看’，女人被‘看’，及因之而起的男女权力关系。

以上模式除了与女性文学的形式有关以外，其实更多反映了作者对自我身份的醒觉和个人于身处之社会及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中的位置与价值。

当然，西方文评未必能尽用于中国文体，西方妇女的历史经验亦不尽能与今天源于国际贸易中枢的港台社会中的女性经验相提并论，我们对此等作品的观赏与评价，实亦应考虑到个别创作所遭逢的社会性质，阶级意识及新旧中西文化冲击等独有的因素。

香港及台湾两地，均同时为以中国人为主的华人社会及文化，并在莫大程度上受到了现代经济转型及生活模式改变的冲击。一方面，在经济分工重组及社会参与机会大增的情况

下,此两地的女性比她们的上一代有更多选择,更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这两条亚洲小龙在严肃文艺文化的发展,跟其经济上的窜长不成正比。社会愈是被商贸垄断,文学艺术不严肃的创作便愈形萎顿,文学的边缘化便愈趋严重。一位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于是遇到一个问题:在创作主题及内容上无疑海阔天空,少了不少禁忌,但在形式的探讨及经验上便仍是感到举步为艰。这个困境反映在本集所收录的港台女作家作品中,整体上来说作品仍多是围绕着婚姻、爱情等主题提出新的问题或可能性,但除了西西和朱天文外,鲜有能从表达形式和语言方面开创新的格局。

尽管外表洋装,香港与台湾的文化感性其实仍然是很东方的。跟西方国家不同,这两个地区尚未出现一位旗帜鲜明、有系统有步骤地以“女性书写”撼动父权社会及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的女作家。理论、系统乃至一个女性主义议程(agenda)的匮乏,也反映在作品的篇幅及野心和气魄上。除了李昂的《杀夫》(一部七万字的中篇小说)和西西的《哀悼乳房》(本集只选录了《第三类眼睛》、《血滴子》、《颜色好》三章)外,其余的多是短篇小说或散文,似乎港台两地大部分女作家都只满足于抒发、感怀而不似西方某些激进女性主义作家般要以文学为利器“解构”,颠覆男性占据的文学正统。

英国女小说家 Iris Murdoch 说过:“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一位不快乐的恋爱者,而不快乐的恋爱者都想述说她们的故事。”写作跟爱情的关系本就千丝万缕,不论你是不是女性或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只是对女性在爱情、婚姻、男女关系中的位置上见到有修正的必要。未婚女子对婚姻的可能性、抱着完全不带半点浪漫幻想的投射,这是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

女子》令人怵然而惊的地方。用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术语来说，这故事的叙述方法陌生化(defamiliarize)了人们(包括男与女)对婚姻的既成观念。而且不仅如此，它还更进一步，把婚姻中的经济关系藉女主人翁的姑母口说了出来：

“从今以后，你将不愁衣食了。

怡芬姑母说。

你也不必像别的女子那般，要靠别的人来养活你了。

她说。”

这位怡芬姑母，代表了女主人翁未来要走的路——一条孤独、守秘、而且永不为人了解为人阅读的女性之路，“怡芬姑母习惯把她心里的一切话都讲给她沉睡了的朋友们听，她从来也不写日记，她的话就是她每天的日记，沉睡在她面前的那些人都是人类中最优秀的听家，他们可以长时间地听她娓娓细说，而且，又是一等的保密者。”

把男女关系简约为纯粹性欲的冲动，在陌生化的效果上，跟把婚姻还原为经济依赖没有两样。夏润琴的《没筒安排处》，一开头便以女主人翁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及反应达到这个效果，而且她身边男人的身份，均依靠她的原始嗅觉及与其接吻做爱的记忆来界定，可谓是相当大胆及富挑战意味的开首。李昂的《杀夫》选材大胆之外，叙述生活也是相当震撼的。在这部曾经轰动海内外的小说里，性爱与屠宰之间几乎画上等号，在男女之事上谁是刽子手谁是牺牲者可谓相当明显。这故事也突出了在旧式嫁娶关系中女性因着经济完全依赖男性而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的事实。

廖辉英的《油麻菜籽》，揭视的是更全面的婚姻家庭关系，调子及结论同样地沉郁宿命。表面看来，女主人翁藉着自身的

选择与奋斗，在新一代社会中应该可以挣到较自由独立的存在方式，但故事的着眼点其实在那位艰苦持家的母亲，从女主人翁的叙事点看，她母亲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丈夫家庭的事，可是却逐渐在她眼中变得琐鄙，反而曾经不忠不负责任的父亲，改过后竟赢回女儿的好感，而且埋首艺术制作，扮演起超脱的角色来。似乎母亲做错的，只是她在没有选择的余地中，担当了家庭中的会计角色。家庭关系加诸于女性身上的枷锁，于此又见一斑。故事沉郁宿命的地方，便在结尾女主人翁出嫁时，在母亲身上隐见到自己正走向同一样的“油麻菜籽”命运。

香港的陈宝珍与台湾的袁琼琼则审视女人离婚之后的出路。对这两位作家的笔下女主人翁而言，离开丈夫后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找一所房子搬进去，又或是找一份差事，在经济上谋求自立。早于三十年代，英国女作家 Virginia Woolf 已经指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对女性的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她题为《自己的房子》(A Room of One's Own)的文集，被部分西方妇解份子视为现代女权运动的宣言。《找房子》也是以女主人翁第一身叙述，陈宝珍一开始更用了一连几个“折叠”的字眼来具体表达因物理空间的不适应而造成的压力。

《自己的天空》写得有时代感文字毫不造作，透着一份染人的乐观与轻松，可是袁琼琼另一篇《梦》的调子却背道而驰。《梦》的象徵意味相当浓厚：女主人翁名字叫“驯”，一次交通意外后瘫痪在床，除了照顾她的母亲外，她与外面世界可谓完全没有任何接触，她的梦境便是她的唯一真实。至于梦境里的男人，“没有面孔，光是黑忽忽，直矗矗的一大截”，又或是只会“低声的跟驯要求”。

女性要面对的围墙，不仅是家庭的，而且也存在社会各种

制度机关内，最明显的例子莫过如学府了。钟玲的《女诗人之死》，藉着娴熟的文学技法，描画出学问体制内扼杀女性原创力的客观现实。念文学的女主人翁，在研究院中生吞活剥文学作品，到头来不但“感性：诗情都剥得粉碎”，而且“已经有一年半：一首诗都写不出来”。对照起来，追求她的司马念电子工程，因为出路与成就均有保证而充满自信，女诗人一是用自来替成功的男人锦上添花，一是避进一个迷幻自毁的空间。

在英美学界，不少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致力重新发掘文学史上为人忽略的女性作家或她们为人忽略的作品。叶明嫻几篇写女人的散文，可谓暗合这派文评家为女性作家“翻案”的议程，是理直堂皇地肯定女性的贡献，为有名或更多是无名的女英雄给上肖像。相比起来，年青而富实验精神的游静，做着的也是类似的工作，不过她所给的肖像总有残缺，不是见不到头脸，便是说不出名字，流露作者的悲观态度。

黄碧云的《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写的是一段纯洁的同性恋关系，牵涉的感情虽然惊涛骇浪，但作者执意把这段恋情供奉于拍拉图的神柜内，似乎一沾肉体关系即浊，而且与男人的性关系更是绝对不堪的。

陈宝珍的极短篇《马前覆水》规模虽小，但却指出了女性主义创作一条新路线：把声音交回那些历史上一直沉默着的女人，让她们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这条路其实在欧美已经有迹可寻，东欧女作家 Christa Wolf 在一九八三年出版小说 Cassandra 从女先知 Cassandra（被认为是疯子说话没有人信）的角度重述“木马屠城记”的故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形式探讨方面，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把内容与道德批判（父权思想的搞头堡）都放逐到次